

V

贈敬

# 南開大學周刊

第五十八期

## 目 要

---

評論二則  
馬可勃羅  
赴華北球類比賽日記  
屬于戲劇的是什麼？  
校聞

楊 景 才  
望 品  
賈 同 津

---

南開大學出版部編輯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四月十九日發行  
天津南馬路天成印刷館印

南開大學圖書館藏

# 第五十八期目錄

十七年四月十九日

評論(二則)

南京政府外交惡化

(新)

華北球類比賽、南開之失敗

(阿米)

馬可勃羅

楊景才

赴華北球類比賽日記

望 晶

屬於戲劇的是什麼？

賈問津

哀金魚

吳世昌

校聞

## 評論

### 南京政府 外交器化

黃郛氏自任南京政府外交部長以來，就想在國際間施展他的外交手腕。他最初發表的六項外交方針，很惹中外的注意。當時易，宋正在會田中的關稅問題，也經他的參加而有顯著的進展。不久英美兩國公使先後赴滬，英使先和黃郛連日進行專案的交涉；英國真實的態度尚未表示而通緝林祖涵的命令已經下來了！寧府本來想以解決專案作進行修約的初步，結果反大受英國的欺騙，於是交涉歸於停頓。英使走後，美使繼來。國民政府既然已把對專案的責任用命令的形式表示出來，所以中美專案的交涉能以早日解決。結果勝利不但不屬於中國，而美使反得外人稱讚。英法意日見美國外交成功，於是都要派員與南京政府談判。將來談判的結果，如果南京政府的外交政策仍不改變，是很容易預測的。

這是黃郛就任後所辦外交的情形。如自革命的

外交上觀察，我們不能不認為失敗。這種失敗，雖然是由於黃郛氏手腕的不高明，實在也是南京政府外交、政策的失當。第一，以專案的解決作修約的初步是一種錯誤的理想。黃郛就任前，上海外人報紙都說專案解決為南京政府與外國往來的前提。於是南京政府也就以為專案的解決可以作修約的初步。其實這是大大的誤謬。如果專案一解決，各國就肯修約嗎？沒有這麼回事兒！英政府給英使的訓令說不願以修約及發砲事與專案併論；美國換文中雖然提到修約，那還不是欺騙小孩子的一句便宜話；駐滬日領也稱專案與修約，能不相提並論，則交涉進行順利。這些對修約的態度，從此就可看出。所以專案解決不能作修約的初步。革命的外交本應該是不妥協的，而從這一點看來南京政府的外交實在是妥協的。第二，專案是關係各國的，那麼與第一國交涉的結果至少要有利些纔能與其他國家作滿

意的交涉。但事實上與美國交涉的結果，可以說中國一無所得。中美對案負相等的責任，而一用一道歉，一用「婉惜」了之。至於修約，美國不過說一句便宜話。結果，不但無利於中國，反給以後各國修好了一條與甯府談判甯案的道路。果然，中美甯案一這樣解決，英法日各國都要進行談判。將來談判的結果，若照中美解決甯案的先例，不利中國可以斷言。這更是南京政府外交一個惡化的明證。

第三，現在南京政府只注意解決甯案，而於萬案南洋九案廈門案厚田九案還沒進行嚴重的談判，這一層實在失了國民政府的威信而引起各國的輕視。中國歷來的外交是軟弱無能的，是缺乏抵抗力的，而號稱革命的政府的革命外交也是這樣軟弱，這樣無能，我們還有什麼希望呢！（新）

華北球類比賽南開之失敗

一南開今年不走球運「欺抑外交問題」

華北球類賽會，南開歷年無不加入，或三項，

令五項，每次必有所獲，或一門或兩門，不等。惟

此次比賽中，頗足引起社會一般人注意者，即南開全體敗北，究竟其故安在，請為讀者略言之：

今年華北球類比賽，女子有排球，籃球，南開加入女子排球，係初次嘗試，本文暫且不提。男子五項——足球，籃球，棒球，排球，網球，南開均加入，而結果均失敗。然當時觀衆之裁判，輿論之批評，對南開球隊技術，頗加稱贊。于是在清華園空氣中，到處均布滿「南開今年不走球運」的口號。迷信者並以為籤分南開足球首次對新學同門，排球對民大；棒球上午對清華，下午對燕大，均非吉兆。山東球隊員並有謂「山東吃鷄子，南開大倒霉」此雖戲語，然天隱意中對南開之評判，更可見一斑矣。雖然，以上各節，均以「命運」之說，定南開之敗，故為記者所不取也。記者從各方面致察認為此次之所以全軍覆沒者其骨子裏確非南開體育之不講更非隊員球術之不佳誠南開外交稍弱有以致之外交在當時若不注意對於隊員精神確有相當影響此實南開此次失敗之命脈也至南開外交上之微妙恐局外人莫

能詳作者謹就所知事實略述如左

(甲)足球——南開對新學同門，開球不久，南開進攻甚力，球射入對方球門，當時南開隊員認爲射入；旁觀者亦認爲射入最巧妙而最可靠者，裁判員亦認爲射入立即鳴笛，但因球射入時係碰到球門柱之裏邊旋又迅速折出裁判員即刻又曰：「I'm sorry!... go on, go on」當時南開隊員因裁判員已鳴笛有提出質問者；然正在此時，對方聽裁判員口令，即速乘機蹴球，南開隊員只得隨之追球，故又繼續作戰；而南開隊所射入之一球，不算分數。直至踢完球後，隊員多快怏不甯，遂向球類比賽委員會提出抗議，委員會接到抗議後，用威嚇手段作書以答，且認南開隊員對裁判員有非禮表示，以爲此後若再有此種舉動，即由委員會取消南開隊員資格，不得與賽。南開隊認此項答覆，與事實不符。旋又有袁敦禮者(裁判長?)，親向南開隊答覆，以爲所射之球，確已入門，裁判員現在自覺非常抱歉。聊聊數語，即算了事。至委員會對此如何辦理，並

未提到，而南開隊亦不之問。此南開第一次外交之真象也。

(乙)排球——南開對民大比賽時，有一球順網落在民大邊之前線，當時裁判員也看得很清楚，認民大無交涉必要(當時民大以球落在南開前線，向裁判員交涉)，遂令南開隊發球。及南開隊發球已得二分時，適民大體育教員某至，脫下大氅，向裁判員辦交涉，結果，將南開所得之二分取消，復令民大另行發球，當時南開隊任裁判員不能作主，無法交涉，直至比賽完後，遂向委員會提出抗議。委員會此次曾派馬約翰(清華體育主任)代表答覆，且向南開隊道歉，以「大家均當有犧牲」爲原則，並謂委員會對此事，確屬無法辦理；況且對裁判員的面子，也有妨礙，望南開隊員犧牲爲佳。經此番答覆後，南開隊即未再爲進行交涉，遂即了事。此第二次南開辦外交之真象也。

(丙)籃球——南開對新學同門比賽時，裁判員以同門隊某君，未經報名——因當時在場裁判員之

名單上，某君未列名，不准登場與賽。然在同門隊，認爲早已報名；並有同門某君，怒氣作聲：『非讓他上不可』。同時又跑到委員會，另携名單一紙，此名單上雖有某君之名，但與在場裁判員手持之名單不符。而兩開隊當時未有表示。裁判員以兩開隊既未有若何異議，遂即開球。此第三次南開之外交也。

總結：按以上甲乙二項，南開隊在交涉發生時，應先宣告停止比賽，爲辦理交涉張本，較爲妥當。

## 馬可勃羅

馬可勃羅 Marco Polo (一二五四——一二三四)

意大利之威尼士產，中世紀最大遊歷家也，其族系自祖父以上，無可考惟知十一世紀時，勃羅氏有爲威城共和政府之議員者。祖父名，安特拉 Andrea 有子三人：仲曰尼哥羅 Nicolo，馬可父也，勃羅氏世爲望族，尤以善商著稱，其伯父爲君士坦丁堡買賣，氏之父叔，均從之經營焉。約當一二六〇年時，

。在當時既未停止比賽，比賽後能提出抗議，辦理交涉，尙有相當餘地，惜南開在此時猶未注意，以委員會之「大家均常有犧牲」，「抱歉」，等語，即算了結。丙項中同門隊員未報名者登場與賽，裁判員均表示不滿，而南開毫無異議，外交之不強，均屬顯然事實。總之，外交要有真正的 *realism*；若表示 *no win*，其結果自然失敗。現在華北比賽，已成過去，所望者，華北田徑賽又將舉行，願此後南開加入與賽者注意，體育當局注意，全體同學注意。(阿米)

## 楊景才

二人有克里米 *Crima* 一行。途遇蒙古大汗忽必烈

(元世祖) 所遣問好其弟波斯國王旭烈兀 *Ilkhan* 之使者，遂因介紹而蒞元庭，時東西交通未啟，西方之于中國，聞見尤渺，勃羅氏兄弟既抵北京，忽必烈甚渥遇之。東方之英主一旦與西土賢士相接，際聞其所述曠丁世界之珍聞軼事，常怡然神往。其相得之深，非偶然矣，故于其歸也，諄囑賚書數皇

，請以百學者東來說教，授蒙人以文明藝術焉，忽必烈誠深知運用宗教以化其民者，其亦有見于耶穌教堂惠民政策之有足法者耶？無如羅馬教皇之不知副其望也。于是佛教勢力，轉展北來，遂供彼以操縱之利器矣。

一二六九年春，勃羅氏行抵亞格 Acre。始知教皇克萊蒙第四 (Clement IV) 已歿，繼位者未嘗遷出。遂就商于前教皇派赴埃及之大使台達獨aldo，台達獨亦惟勸以善俟良機，徐圖設法。及歸抵威城，則尼哥拉之婦已歿于家。遺一子曰馬可 Marco，年十五矣。惟時教皇大位久虛。彼兄弟待之二載之久，而終不能慰其望也。于是決重作遠遊，而以十七歲之馬可偕行。再過亞格，乞得台特達手書，以証明所以辱命之故。然當彼等猶未離拉耶，Lays 海埠 (歐亞交通之要埠) 而台氏被選爲教皇之音向適至。遂馳回亞格。意可不辱忽必烈之命矣，無如遣行之輩，數僅二三，且皆心志頹唐，涉途未遠，而已廢然返矣！

南大週刊 馬可勃羅

勃羅氏第二次之自亞格出發也，當在一二七一年冬，本意似欲出波斯灣而泛海抵中國者。因念輕舟巨浪，頗有戒心，終北行再出波斯而東焉。途中少年之馬可，曾擾熱病，備嘗辛苦，于是越帕米爾高原，轉展歷戈壁沙漠。沿途所經，皆前此遊歷家所裹足，而數百年後尙爲東西人士所絕跡者也，其後探奇陟險，使此道稍明于今世者，蓋有待乎十九世紀不列顛，俄羅斯諸國瑰奇之士之披荆斬棘焉，馬可書中叙此，大荒絕野，獨多異聞，蓋皆來自六百載前五法法師西行故事者也。

彼威匿斯人，再進而漸入坦途；大汗之臣民沿途迎慰備至。終于一二七五年春再抵北京。忽必烈見此遠遊客，均慰賚有加，而少年之馬可勃羅，尤能獲其隆寵，時氏年僅二十一載。於是潛心於方言文字之學。可汗統治之民族，既極復且衆。乃彼獨能嫻習多種語言。忽必烈賞其勤敏神慧而官之。元史中所叙一二七七年時有勃羅氏遷官爲樞密使云云，即指此威匿斯少年者也。其後歷官山西陝西四川

及西藏邊徼之地，雲南緬甸，亦爲足跡所及，又每于元主慶聞其臣下日奏萬幾之餘，出陳絕域異聞以娛之。故當出任之時，常稜記見聞，以備歸述可汗。西南之行，多歷人跡罕至溼沒無聞之地巨山深谷，半開化之民族，供彼珍聞獨多也。

馬可受知元主日深，屢膺重命，出任要職，然吾輩今日惟知其爲揚州宣撫使三載，出使印度一次，西涼甘州或曾一至，其詳不可得而聞也。馬可父與其叔曾分任諸務，亦已難考。忽必烈之破南宋而陷襄陽也，似曾用此輩威匿斯人計，作有力之攻城戰具，而收功，書缺有間，所得不多焉。

勃羅氏諸輩，積資既豐，乃營歸計。蓋深恐一旦可汗殞，遠客寡助，將不能克其終也。無如忽必烈不欲其行。故歸心雖切，亦不能不有待于時會耳。

阿亨 *Arghun* 者，波斯嗣主也，喪其可敦，于是遣使北京，求一同族女子爲后，從可敦遺言也。一十七歲女郎，名迦蘇 *Cacacin* 者。膺選。時西行

歸路阻于兵。波斯使者乃欲循海道歸，滯留京師期年。既與比輩威匿人相習，又以馬可之曾自印度歸也，海行經歷必多。遂請于可汗要之偕行。可汗允之，更大事鋪張，以壯行色。臨行囑其致詞教皇，及英法西班牙等天主教治下之各邦主，藉伸此東方大君主之友意焉。自廈門 *Naitoa* 揚帆出海，沿途滯于蘇門搭臘及南印度各海岸者甚久。歷二年餘始達波斯。使臣道死者二三，屬從之輩，傷其大半。勃羅氏一門，間關萬里，意得生還。一行人主體之少年女郎亦幸未夭折。馬可之忠心調護，與有力焉，不期阿亨王已于使臣離華之時先逝，此女遂由其子哈春 *Chagan* 納之，亦蒙俗也。勃羅氏公務既完，乃還歸威匿斯。抵家之日，當在一二九五年之冬矣。

當此時也，威匿斯與其鄰城熱那亞 *Genoa* 常以爭商權相水火。勃羅氏初歸而戰禍已作。威匿斯人海戰失機，師徒大潰。此異域新歸之馬可，乃未遂願養菟裘之大願，而反作階下囚矣。一二九九年



，米蘭 Milan 人出而斡旋，和議告成，始復自由。計幽禁歲月，將及一載，雖然，馬可之被幽，豈偶然哉，彼驚動一世震彼歐人朦朧惺忪，使之蹙趾遠矚，因企慕東方泱泱文物之邦，而促進加速日後東西往還之漸之奇書，實於是誕生焉，蓋當馬可之歸也，雖遇人每盛稱東方之文明富饒，地厚民綏懸河之口，動及百萬。然異聞之響，口述而已。固未嘗一握管濡毫欲爲傳之久遠也。此其故豈尙有

## 赴華北球類比賽日記

四月五日今天是開賽第一天，天氣特別好，所以來參觀的人極踴躍，白頭老翁，僂僂老婦，也都扶杖前來，足見體育已引起社會一般人的興味，據說這天賣了四千多張票。十點鐘行開會式後，緊接着就起始比賽。

棒球是同濟華，結果以十一比一勝了。我們隊中則以金權濟優鄧奧林溪泮三人爲最好。排球是與民國大學，他們那一隊很弱第二行的 Center 是代

南大週刊 赴華北球類比賽日記

難時地中海岸上等人以執筆爲下流可恥之遺風耶？及居熱那亞獄中，始得交里薩 Pisano 城之羅斯蒂 Pustiano 同窗患難，莫逆於心。一則出其善書之癖，一則罄其異域珍聞，玩瀆同氣，馬可勃羅遊記。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乃告厥成，馬可釋後，其個人及家庭狀況，不復能考。惟知沒時遺一妻三女云。

望 晶

表過華北的，據說他們這次有香檳的希望，真不幸，南開第一次就遇見勁敵，但是我們的隊員並不氣餒，個個努力，第一局以二十一對十四勝了。第二局則發生兩個錯誤：（一）到十一分時沒有換位；（二）雙方都在十五分時我們發球，打了幾下由網上流落在對方場內，我們算贏一分再發一球，又贏了一分（這時已十五分），而民大則爭論剛纔第十四分時那個球，說是落在我們場內，應當算 Side out。

七

其勢固——，評判負亦不知怎的，間旁邊人，結果南開剛纔贏的這兩分不算，（仍算十三分）重發球後來被民大趕過，我們輸了這一局，第三局以十六與二十一輸了。

籃球是回民國大學五十二比十九我們勝了。

網球我沒有得工夫去看，但聽到報告，也是勝了。以上這是上午的比賽。

下午則有女子隊球對京大女二部棒球對燕京大學，足球對新場同門。我吃過飯就換好了衣服鞋，瞞着休息，祇聽到燕大的人歡呼 *Home Home*，而一點聽不到我們南開同學喊的聲音，心想許是輸了，果然，同學告訴我，在第一盤燕大得了二分第二盤燕大又得了六分。我這時心很急。

四點我們出場，等了老半天，裁判員纔光降，後來又等候巡邊員好久纔找到兩位，究竟我們也不知是否由委員會正式請的。這兩位也沒扇子，一位用他的手帕，那一位則用他的帽子。上半時我們佔順風，球老是在他們那一邊，有一次球打在他們的

守門員手裏，但向外拋時，已經過門終（這是在門旁的旁觀者說的），裁判員沒看見；更有一次張長壽踢的，球正碰左門桿的裏面，（這是應當算進去的）被他們的守門員推出那時裁判員已經吹笛我們也就不動了，但他們的守門員則未停止，帶球一直跑到中綫，後來不知怎的裁判員又說：*Play on, go on*，他們守門員將球踢到我們的後衛綫，他們中鋒接到，並且碰了他的右手我們的後衛正不知怎麼一回事之間，這個球就被他踢進去了。在前半時我們負這一球後半時剛要開球，王八爺曾向裁判員質問，我沒有在跟前，未聽准說些甚麼，但只聽見裁判員說：*I'm Sorry, it's my mistake*，後來更顯出很高興的樣子。這半時的球，仍不屬於他們，衝破他們的後衛綫很有許多次，但都未命中，這不能不說我們射門的工夫稍差。總結果以一比零敗北。

等到我們回體育館，則聽到棒球也輸了。據說最奇怪的是燕大隊員的打球方法都一樣，站法和拿

棒的姿式絲毫都不錯，並且個個球都打得到，聽說他們先前和清華比賽時不這樣，也並且祇勝清華二分，今回何以改進的這樣快呢？據說燕大的棒球指導員在上午完全看出我們傻鄂拋球的毛病來了。但他不能進場，他何以能看得這樣清楚呢？棒球之輸也是因為一天連打兩隊。

女子隊球對京大女二部也輸了。

晚飯也吃不下去。從來南開的各樣球類還沒有頭一次就敗下去，這一回真太難看了，叫同學聽到這個消息多們失望。又想到同學那樣熱烈的歡迎，如何對得起他們，這時心裏越發難過了。

晚上章先生對於委員會提出兩個抗議，一個關於隊球比賽的錯誤，一個是關於足球比賽的錯誤。但委員會則含糊答覆我們，關於足球的事，委員會說裁判員自己承認錯誤，就這樣無聲無息的把兩種球類斷送了。

四月六日 上午十點籃球同新學同門，我們隊員傳遞之敏捷，射籃之準確，在在引起觀衆的稱贊

南大週刊 赴華北球類比賽日記

，我們在旁助興，「南開，南開」喊個不斷，結果前半時爲二十五比十七，我們勝，後半時的起初，南開氣勢殊盛，全場助興，「Come along Nankai boys! Show your Spirit!」之聲不絕於耳，裁判員也許嫌太吵了，他禁止我們喊，王八爺同他分辨一句，他就罰南開一個 Technical Fauti，後來他又讓我們站在繩子裏面頒着喊的人出去，可是同時他方面有許多站在繩子裏面的觀衆，而他祇以「你不要管」！幾個字回答我們，時間已經快到了，新學同門罰下一人，孫思敬要上，因為報名單上沒有他，被阻，後來于敬純要上，他穿着便鞋長褲，當時借了一件背心套上，但報名單也沒有他的名字，他們的指導員杜連科先生就向裁判員交涉停止比賽足有十幾分鐘，找來委員長袁志仁先生又新拿來一張報名單。幾位委員商議了半天，結果准予敬純上場，他自己臨時寫上一個名字，不多時賽完，雙方同爲三十六分。按章延長五分鐘決賽，剛開球我們罰進一球得一分，忽然被罰下去一人（被罰進一球）祇剩四人應戰，

因爲已經罰下四人，而總共又不得過八人。雖剩四人，而戰鬥精神仍極勇猛，在還有一分多鐘時，罰進一球，又射進一球，已贏三分，然他們進取之心，仍不稍懈，最後終被罰進一球，又被擲進兩球，結果成四十對四十二分我們敗了，我從來沒見過這樣嚴的裁判員，總共他所罰的個人犯規 Personal Fault 共有四十多個，平均每分鐘至少罰一個，所謂的技術犯規 Technical fault 還不算。

比賽完畢，旁觀者多鳴不平，但那已無濟於事了。回到體育館，籃球隊幾個人臉上早已變色，有兩三個人像是落過淚的，正如昨天王八爺那種神氣，真的叫人難過，這樣委委曲曲的輸了，又沒地方訴冤去，也祇好灑幾點淚吧！

當我走過噴水池旁，正遇鄭胡二位老同學（他們現在是東北大學的教授）同袁志仁委員長談話，我聽袁先生親口說「昨天你們的足球真是不幸，打到門桿上那個球，我也正在那看呢，」

下午同清華比賽棒球，以十二比四勝了。

四月七日 上午十點起同燕京賽棒球，這一次我們換林溪泮君作 Pitcher，對方一個也打不到前三盤燕京是零分，南開則得了二分第四盤燕京得一分，輪到我們打時我們已經佔到全壘 Full Base，並且沒有一人「下」，「down」，於是「南開，南開」的聲音連續不斷，以爲那沒有問題了。至少總可以跑回來兩三個人，豈知張君打了三下未着，是 Ball out，第三壘的人跑回來，又被燕大的 Catcher 用球觸到，也「下」了，如果按舊規章祇是算張君一個人「下」，但裁判員說，「Two down」，那時隊長金權濟正在壘上，他直接走回來向裁判員交涉，正和裁判員談話之際又被他們隊員以球觸到，裁判員也說算「下」以沒有一人「下」，而又佔到全壘，就這樣混亂的一分沒得，於是隊員的精神漸懈，在第五盤我們隊員連漏了幾個球，于是被他們跑回六人，第六盤他們又跑回四人，我們則直到最末一盤得了一分，結果則爲十一比三，我們又是這樣模糊的輸了。

午燕京同清華比賽棒球，真是出人意料，燕

京大敗，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來這一次棒球之失敗的原因：（一）因為排的時間不合適，頭一天上午打清華，下午打燕京太累，第二天下午打清華，第三天上午打燕京；而反觀燕京則第一天下午乘乏打南開，第二天上午打清華（前幾盤清華勝），下午完全休息，第三天上午又打南開，這實在不能不算他們的幸運了。（二）我們隊員不甚齊。

以上是我參加這次華北球類比賽的日記，本來沒有發表的價值，不過因為許多同學沒得去參觀這次比賽的情形，更有好些位向我詢問，我所以把其中關於這次比賽的登載出來，以公同好，再有聲明兩句：因為各項比賽同時舉行，我有沒得目觀的，都按所聞的記下來，些微錯誤，或所難免，末後我還有兩個希望：

第一，希望各隊都有一個專責的指導員，籃球和隊球都已有指導員而足球隊今年就

沒有負專責的指導員，指導員是十分要緊的，在平時他訓練隊員灌輸全隊一致的精神，在比賽時他於敵方的弱點和自己隊員的聯貫都看得很清楚，以便指導隊員的進攻和退守的方略，因為隊長和隊員在比賽時很難看得清晰。

第二，我希望各隊隊員切實服從本隊指導員隊長和幹事，因為如此全隊精神，纔能一致，再者我們這次雖然失敗，但千萬不要恢心，從現在就起首預備，以待明年，並且我們這次得了一個很大的教訓，是今後各種運動的比賽，非有特長纔能勝人，若平平常常和敵方差不多，那就靠不住了，萬一比賽中間稍有錯誤，就不容易操必勝，假如我們全隊技術有特長那還有甚麼問題？諸位隊員我們努力預備，以敷南開全體之熱烈希望！

## 屬於戲劇的是什麼？(續)

賈問津譯

產生戲劇效力的本領，不是遵照着每一時代生存的人種的種族。因此，戲劇比較敘事詩抒情詩發生得晚些；她在任何民族中開放美麗之花，是賴諸許多逼迫之力所構成的命運，但特別是靠在暫時公眾的實際生活中所常見的人類適宜的變故。這第一有發生的可能，就是人類發展到了某種地步，人們爲一件事情所衝動不但習於觀察他們自己，還能取批評的態度觀察他人，而語言也有了靈便自如的程度，或成就了一種清晰的方言的時候；及個人不再受因襲的與外力的拘束，——古時的規律，和流行的習慣，——而能自由地適應他自己的生活的時候。我們將戲劇在人類產生的時代分做兩。在希臘化的自由社會中的幼稚的意識 (Consciousness)，隨着繁華的商業，流利的語言，人民直接參與國事的精神一同甦醒的時候，人類的靈性第一次極濃重地出現於紀元前五百年左右的古世界裏。在宗教維

新以後，戲劇的精神第二次出現於歐洲民族較新的家庭裏，同時經過十六世紀由不同的方法，隨着這深透的心意與精神，不但在日耳曼族，就是在拉丁族裏也誕生了出來。在人類的精神未開始奮勵以前的那些時代，不僅是希化的民族，就是移徙來的各族，已草創了語言的模型和類似戲劇的「默劇」(Pantomime)。各地媚神的宴會中，常有穿着體服的歌唱隊和戴着面具者的遊戲。可是，戲劇之力混入於敘事或抒情作品，在這兩種情形裏，都是一個神速而突進的事體。戲劇發展的兩個時期，從變爲有生命起，具着驚異之力，竟達到美滿的境地，但再過數世紀後却不會達到了，隨着波斯之戰相繼而起的戲劇家有 Aeschylus, Sophocles, 與 Euripides。宗教革新后不久，歐陸各國中這種藝術的燦爛之花開得最圓滿而盛行的地方，首先是英格蘭與西班牙，其次是法蘭西，最后是無助而落伍的

日耳曼族。

可是，這古世界的與這新世界的戲劇的濫觴，却有不同的地方：古代的戲劇，發源於歌唱隊的「抒情」詩歌；而這新世界的戲劇，乃是建築在重要事跡的「敘事」作品上面的。所以從這發端處看，熱烈情緒之緊張，在前者，是一種異彩；目擊驚心動魄的事變，在後者，是一種特色。這不同的起源，影響戲劇發展的形式與意義是很深的；無論在這兩個時期中，藝術的區分如何明顯，他們仍保着壓根兒不能苟同的東西。

可是，甚至在人類已經有了戲劇生活後，戲劇的最高效力仍是極少數人的特權，因此，戲劇不會是賴諸劇家的力量的；因為就是在大劇家的作品裏也并未滲透十足的偉力呀。我們可以說，就是亞里士多德時代，那種動作極簡單的，主角無個性的，歌唱隊連絡鬆散的戲曲，確有「抒情」，而無戲劇美。以後，用德文寫下的史劇，大部分包含的不過雜亂的史事加上對話 (dialogue) 「敘事」的材料添入佈景，和全無戲劇性的事情而已。誠然，大劇家的作品也感同樣的困難。這兒有兩個令人尋味的處。

兩大週刊 屬於戲劇的是什麼？

Euripides 的 *Heuba*，到末尾的光景僅表示一點進展，而這為一件事所激動的情形之進展，全不能使人滿意；*Heuba* 和 *Polynestor* 最后的衝突，方激起有決心的熱情；這兒，所謂戲劇的緊張 (dramatic suspense) 纔開始；到這點止，從主角悲慘而急迫的景象中所喚起的，只是些「抒情」的情調罷了。Shakespeare 欲借古時「敘事」的英雄事跡的軍旅之事，寫下一篇愛國的戲 *Henry V* 對於裏面事實任何深透的基本處，在戲劇的表演方面，既不在配角身上顯明，又不在主角身上實在可見。願望與祈求像在短波中起伏着似的，動作的本身才是重要的東西。愛國心必定能够激起一種有生氣的興味，正如像雅在莎翁時代或在當時的人民中常很流行的一樣。這個戲為我們演作出來的部分，還不及 *Henry VI* 一戲的多哩。反之，這位詩人另有幾個戲，如 *Machn* (到宴會這幕止)，*Corolanus*，*Othello*，*Romeo and Juliet*，*Julius Caesar*，*Lear* (到茅舍這幕佈景止)，和 *Richard III*，包含一個條頓人或撒克遜人所創造之極有力量的戲劇之素。

從主角「內在的衝突」看來，同世的裁判，照

例或至少在最近時代中，是一篇腦裏堆當思維的東西。這種內在的生活缺乏的地方，任你調度怎樣巧妙，材料如何驚人，也不能使這種工作有點生氣。

## 哀金魚

思謀堂右的一弓隙地，  
平添了數十缸的金魚，  
我們枯耗的機械生活，  
顧茲可有一縷的春意？

我獨自在缸側徘徊，  
你倦了的眼珠似乎含着驚異。  
我們都是相逢異地，  
其實呀，你們又何必見我掉尾？

我從你們這些翻着的靈眸，  
點點看出了你各個的憂愁。  
你們的環境已非，  
你們的伴侶已稀！

你們又鼓着小頭，  
似乎有萬斛愁思，  
一齊堆上了嫩齒。

但這生活實現的地方，人們都樂于原諒戲劇的缺陷而戲劇遂受到了極隆重的敬意了。（完）

吳世昌

你們又各處找尋，  
你們決不信，  
昔日的遊伴，會從魚匠手中，失却缸底的情影。

你們該怪你故主多事，  
無端將你們放逐到此，  
使你們悵憶着舊園池？  
但你們也須諒他的苦心，  
他不會以五千元代價，  
加汝以銅臭之烙印！

如果真有所謂「適者生存」，  
那你們便已算繳倖萬分。  
宇宙間本無所謂環境，  
只有愚蠢的人們，好笑地把牠拆開裝成。

十七年四月五日未時



## 校聞

### 華北球賽運動會預聞

此次華北球賽運動會，適值春假舉行；趁此美景良辰，數百健兒角逐於球場之上，洵盛事也。我校參加者凡六隊，以一校而能參加六項，唯我南開。此不但能表現我較之精神，且足以自豪於華北者也。惟以「時運不齊，命途多舛。」參加者雖六隊之多，而均遭敗北，冥冥之中，殆有天意乎？吾人於痛惜之餘，願陳數言，以伸述之。

此次我較各隊，均彈長缺以賦歸來，推其原因各隊員固須負相當之責任，而裁判員之有心岐視與意外疏忽，不能不負大半責任。

裁判足球者為一近視眼先生，開賽之後，不十分鐘我較即攻入新同一球，但以該球觸網又出，裁判員遂謂並未攻入。我較隊員向以服從裁判為美德

，即不與之爭。但此後仍為我較佔上風，新同屢次類於危險，幸該校守門員營救得力，未能命中。第一局將終，被新同攻入一球，但該球已觸其前鋒之手，故滾進球門時我較守門員並未攔阻，以為必應回罰新同一球也。不期裁判員既誤我較攻進之球為未進，又未見新同攻入之球，已觸手（Hand Ball）；似此一誤再誤，致反贏為輸；倒置之事，真甚於此矣。至於籃球比賽之時，尤令人怒髮衝冠，裁判員只許有人對新同助興，一為我較助興即被罰。似此裁判員之規則，真不知其為「那國的」也。茲再言足球之比賽，裁判員根本不懂規則，球之好壞視左右之觀衆為轉移。賽至第二局時我較與民大成十三與十三之比，適民大扣一球乃由網下跳過，裁判員亦謂由網下跳過，後南開又連勝三球，成十六與十三之比。民大見勢不佳，遂提抗議，謂十三比十三時

扣過之球係由網上躍過。此時之裁判員如稍有經驗，即應置之不理。而該裁判員見民大聲勢兇兇，反躊躇不知所措，轉問巡邊員（Linesman），巡邊員笑而不答。裁判員遂謂該球為網上躍過，而南開所贏之三分遂歸無效，隊員為之氣餒，結果為民大勝。試看棒球如何？當某次比賽時我攻燕大守。我隊隊員以故死二人（Two down），隊長金權濟君因見措置不合規則，遂離壘（base）與裁判員交涉。燕大守壘人乘機將球觸金君；裁判員遂宣佈三人處死（three down）。諸如此類之事，幾無一隊不吃裁判員之虧。是以此次之失敗，乃裁判員亡我，非戰之罪也。至此又不能不為我注意體育者進一言，南開對外之交涉能力，太嬌弱，無理取鬧固為我校所不取；有理不爭只好算是坑頭漢。此次失敗，不但我校同學，憤憤不平，即京津輿論界亦極為南開嘆惜。是知公理昭彰，雖敗尤榮，願諸隊員勿因此灰心，同學諸君亦宜格外自勉。今歲已矣，俟諸來年。明春比賽之日，即我健兒示威之時，吾人

將拭目而待之。

#### 教務會議之結果

三月二十七日舉行教務會議，議決之事有二：（一）議決本學期預選下學年之課程。預選時間則在本月二十三至二十六日內擇日舉行。所以提前預選之故；一因開學時手續太亂，不易辦理；二因增加學程及減消學程較為容易云。

（二）徇本校男女中學畢業生之請求，本年夏季招生時，准各該校畢業生，免考入學。茲將請願書照錄於下：

主任先生鈞鑒：敝班畢業在即，升學問題已成目前急待解決之事。同學中之願入本校大學者甚多，此即敝班不得不商諸於先生者也。歷來我校中學畢業生之入大學者，向無入學考試，後因新舊制之驟然更替，學生功課方面，稍受影響，遂懷疑慮，而加以種種限制。查敝班考入中學時，

係改行新制之第一年，六年中課程之分配與教授之進行，皆以新制中學為標準，是中學課程完全與大學課程互相聯貫，故生等以為我較大學。對於首次完全三三制畢業之學生，應表示相當之信任，惠以特別通融，作初次之試驗。且目前國內混亂，經濟恐慌，各處大學多絕絃誦之聲，即勉強開學，又多不能安穩上課，如我較大學者，實十不一得焉。處此情形之下，生等尙能求學，誠非易事，倘我大學對於生等再加以限制，則無形中生等求學之機會，更形減少矣。區區之意，望先生詳察，並祈俯允為幸。專肅敬頌

敬安

男 中高三全體同學謹啟  
女

演講彙誌

南大週刊 校 閱

理科學會於四月十日請永利製鹼公司化學總工程師侯德榜博士講「製鹼工業與中國一般工業發達之關係」。大意謂外國製鹼最早者為法國，但不發達，最發達者莫若英國。中國製鹼多用稻草。製鹼之法有二：一為 Zedanc 法，現已不用；一為 Solway 法，現頗通行。現在中國之鹼多從美國輸入。製鹼公司對於其方法，多守秘密，故無相當經驗者皆不敢嘗試。又近來各國多以用鹼數量之多少，而定文明程度之高低，可見鹼與人生關係之密切矣！

四月十一日「中國新經濟政策」著者吳前溪先生蒞校演講，講題為「中國新經濟政策之研究」。大意謂中國經濟政策重分配，不重生產。他國則重生產，而不重分配。中國將來之新經濟政策當以分配與生產並重云云。

商學會亦於四月十三日晚請清華大學經濟教授陳岱孫博士演講，題為「歐戰後法國貨幣之狀況」。謂法國戰前貨幣狀況至穩，戰時則稍有變動，戰

後則變動殊甚。計戰前一佛郎約值美金二十分左右，戰後則一佛郎祇值二分美金，故戰後法國金融極為混亂。及至樸蔭格雷就國務總理，金融始稍穩定。每佛郎可值四分美金，收支亦能相抵云。

#### 教授買來不少舊書

我校教授春假中聯袂赴京，採買舊書為數極多。蔣先生買者多為外交文件，蕭先生所買者為關於滿蒙問題書籍，何先生購得田賦鹽稅書籍甚多，沈先生所購者則多為法律書籍云。

#### 不日舉行之春季運動會

本校循例每年春季舉行運動會一次，藉以考核全校體育之進退，以為設教之綱本，並兼廣鼓勵運動之意。今年春季運動會已定於本月二十一日在中學操場舉行，計分四科比賽，每科每項報名者不得過四人，每人至多能報五項。內容共十九項，優勝者並有獎章，現各運動員已加油練習，每日操場

上跑者踴躍者甚重者絡繹不絕，將來不難造成新紀錄也。

#### 拍賣招領物

四月十二日下午四時庶務課在第一宿舍前拍賣招領物。屆時想買便宜貨者已圍成一大堆，叫賣聲還價聲轟動如雷。庶務課諸先生手段至為高妙，將物高舉空中，並將已壞之處掩蔽。買得便宜貨者不少，但上當者亦大有人在。如宋作楠君一角買得一生鏽破肥皂盒，張「燈」以四十枚買得一落毛刷子，某堂役八角錢買得破爛單衫一件，皆呼上當不止。惟何紹賓以十枚代價買得小姐們遺落的領針一個，自覺頗為得意。「小牛」得楊立垣君買得之美國帽，「小二」得張鑄君買得之運動帽，皆泯若小嘍，不敢大笑，但心花早已怒開矣。

#### 公共汽車復活

我校前曾試辦公共汽車，後因故中途停止。近

以六百元之代價購得汽車一輛，自本月十四日起駛行於大學中學之間，每人票價五十枚，每小時定價爲一元五角，接送一次一元。駛行迅速，車身廣闊，座位亦極穩適云。

### 樂莫樂兮春之遊

文科學會於十四日(星期六)舉行春遊。地點爲特一區李家花園。是日「天朗氣清，惠風和暢」，真辟克匿克(Picnic)之佳時也。午後一時許，該會會員約四十餘人陸續齊集大中橋頭，買棹而往。沿途飽餐春色之餘，大賢小賢等，乃操絃大唱，各露其蘊。其時好聲大作，「老圃」爲之驚退。大賢之一興猶勃然；意異想天開，隔船遙想，小周女士「來一段小騷」不意聽者諄諄，而被聽者充耳不聞。大賢又求司徒先生轉懇，依然被拒。大賢無賴乃操絃自歌小騷，聊以解嘲，隣舟諸君子，尙真以爲小周女士慨然啓朱唇矣。乃爭掬水灌耳冀可「大厚」。不知爲大賢之作祟也，行行重行行，舟抵三義莊捨舟

登陸；步行至李家花園。道路崎嶇，履高跟鞋之流，累得要死矣，園爲李氏私產，地基尙廣，樓台亭閣，小橋流水，頗饒園林之趣，徘徊登覽之間，只聞連呼「真好」之聲，未幾游興欲闌，觸腸雷鳴；乃相率齊集園中之大廳上，略事休息。未幾而傾一冰激凌之桶，啟「殺地威」之盒，大吞大嚼，一場汗戰大賢之流更舉杯持匙，咽嗚吶叱，饒有霸王之風，雖小姐諸君，亦鼓其嬌勇，不多讓也，盤空桶罄，乃齊集廳前階上，請張九先生爲全體攝影遂散歸，日影脚山矣。

### 理科教授一行赴京

理科教授饒樹人邱宗岳姜立夫陳問聘四先生均於日前聯袂去京，據云各有任務，饒先生則爲教育改進社事有所商洽，姜立夫先生則爲赴文化基金會事會決定本年理科暑期學校進行方針，邱先生則爲燕京大學及清華學校來函請去！對於該校製造煤油熱化氣改良方法有所商洽，綠煤油熱化氣爲我校所

編製，最適於試驗室燃料之供給，以致各處學校之仿製者甚多，但以初次試辦，進行不無困難之處，故特請劉先生前往一視云。

### 理科學會近聞

春日天氣晴和，最適於野外旅行，該會擬於最近期間多舉行參觀，聞下星期決定赴塘沽參觀永利鹼廠，日前該廠總工程師侯德榜先生被請蒞會演講時已向其接洽妥當，又聞該會研究股最近擬請協和生理化學系主任吳憲博士來校演講，但尚未得其回信，故尚未能確定日期，至於該會刊行之會報，第一期已付印，本星期以內即可出版云。

### 大華飯店之一幕

商一女同學張宗敏君於春假中與劉峻峰先生訂婚，宴客於大華飯店。記者得以老同學資格忝列末席躬逢其盛；茲將此事之顛末稍稍述之，當為同學所樂聞。劉君為唐山大學畢業生，近充京奉鐵路局

工程師之職。與張君同鄉且有親戚關係（聞問裏非又是表親？）二君自「青梅竹馬時代」即已相識，兩小無猜，情根暗種。劉先生態度安詳，和藹可親；一見而知為誠懇幹練之人。張女士能於此。時髦之空氣中，獨賞識既非留學生而又非博士之劉先生，吾不能不佩其獨具隻眼矣！

是日晚七時，記者匆匆赴大華飯店。至則嘉賓已過半數，八時。入席；舉目四望，見來賓除記者及另一男同學外，餘均為本校女同學。當時擁擠一堂，無非「南開校貨」，熟人相遇，玩笑更覺平常。於是「小鳥」「小鴨」之聲，不絕於耳。Ellen, Lucile之名，喧叫一時。刀叉齊飛，杯盤狼藉；或飲汽水以代「白乾」，或斟咖啡以當洋酒。或聞劉先生如何通信，或追張女士追敘情史。主人無法，一個個裝聾作啞，一個個似假如真直至九時半，始各退席休息。十時餘衆始散去。是日校長亦被請，因事未能到席；女同學中稔大賢亦因事未到，未免有煞風景耳！

### 美哉女同學，行矣孫女士

三月廿六日晚，沈孫二君假四號接待室開茶會，宴請女同學。事先女大賢等已備好許多問題，擬逐條詢問，屆時女同學請沈孫合唱一歌，未允；又請合坐一椅，亦未允。後由「燒盤會副」代表大家謂沈先生兩次請求皆未允許，可否與沈先生隨便談談？遂問答，隨終並享以茶點云。記者按：當日大鬧紫禁城時，沈先生曾親口答應請客。既謂「請客」，則「客」必不只包括女同學也明矣！且要求時有大多數男同學在場；何以是日請客，竟瞞得風雨不透？現在教授及女同學均已請過，男同學則如何？吾不禁為男同學叫冤矣！

春假間先生女士過得煞是快活；電影院中，大餐館內，過了不少甜蜜生活。所可惜者孫女士於本月七日即離津赴青；不日百樹村中，又可發現不少紅書綠箋矣！

### 剪髮階級又添一人

近年以來，剪髮問題到處惹起風波，我國尤甚。因而一般剪髮女士，在社會一般人眼光中，已儼然形成一特殊階級。我較自去年暑假後開學以來，女同學剪髮之風極盛；自暑假開學後，剪去者有十三人之多；所犧牲之青絲又何止幾千萬縷？今歲春假開學後，短髮隊中，忽然又添一人。聞某女士之髮係在春假間於女中剪去。未剪之前，雖已久有此心；而剪刀列於眼前，終覺難以下手。多虧小鏡女士，見義勇為，當仁不讓；一剪之下，萬絲彌留（註：如來佛曰，呵呵，阿彌陀佛，魯智深上五台山了）。近日某女士每遇男同學，輒搔頭理髮，形似遺失何等珍貴物品云。

是來打聽誰？

頃據第三路包探報告，日前有某拿櫃手執一條，處處逢人便問；該包探見彼形跡可疑，當即向前

探詢，見條上書有某教授大名（大概是張解元的本家罷）及年歲籍貫資格職務等字。據該掌櫃謂該條係某老者託彼代為調查，以備選充東牀。（記者按此消息迷離恍惚，不知所指；詢之再三，該包探始終不肯洩漏秘密。謂此事尚未公佈前，絕不使第五者（？）得知實情云。）

## 介紹

年來津埠新聞事業日形發達，社會人士對於新聞之趣味亦逐漸提高，誠社會文化事業之好現象也。惟以商業為中心之天津，竟無一專長於商情及經

濟狀況之報紙以供吾人之覽閱及參考，斯又不能不引為憾事者也。

近有新聞巨擘王君鑣冰等，糾合同志，在本埠法租界創立報館，定名為天津商報，訂於五月一日出版，暫定每日發刊兩大張，內容除傳播國內外政治軍事要聞及津埠社會消息外，並特別注重國內外經濟狀況及商情之報告。可為新聞界之別開生面者也。聞本校文一同學姜希節君現應該報之聘，就任為該報社會部編輯主任。據姜君云，該報經濟部將與本校商科學會聯絡，日內即將徵求商學會之同意進行會商一切合作條件云。